

唐大曆二年

跋一千四百十五之跋二千



金石錄

卷之八之三十跋

金石錄卷第二十八

跋尾十八

唐

唐嚴浚碑 千四百十五

唐郭英乂碑 千四百十六

唐潘孝子頌 千四百廿四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千四百廿五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千四百廿六

唐贈太尉李愬碑 目録

唐麻姑仙壇記 目録 千四百廿七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千四百五十三

唐呂府君勅葬碑 千四百五十四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 千四百五十六

唐<sup>宋</sup>送璟碑 四 千四百六十九

唐宋廣平碑側記 千四百七十三

唐放生池碑陰記 千五百

唐滑臺新驛記 千五百一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千五百十二

唐杜濟墓誌 千五百卅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千五百四十二

唐顏勤禮碑 上 千五百四十六

唐顏默殘碑 千五百五十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千五百五十四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千五百五十七

唐元結碑 上 千五百五十五

唐張九齡碑 上 千五百六十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千五百七十一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千五百七十三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千五百八十八

唐康日知墓誌 千五百九十九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千六百一

唐茶山詩并詩述 二千六百五

唐崔宗謝廣利方表 千六百六

唐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為此官而碑未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為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剝落所存無幾惟有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云

唐郭英乂碑

右唐郭英乂碑元載撰按唐書百官志開元中增集賢待制官至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于集賢門凡十三人今此碑載英乂永泰元年實領此職余觀韋述所撰集賢注記開元天寶間凡隸名於集賢者皆一時文學之選蓋官以待制為名所以備人主顧問言語侍從之臣也今乃以武夫庸人參于其間可乎代宗之政其紀綱廢弛者多矣豈特此而已哉

唐潘孝子頌

右唐潘孝子頌崔稱撰孝子字季通與其父良瑗相繼有至行親喪皆廬墓大歷中宣慰使李季卿以聞有詔褒

是時四方多事而及強  
揚人何多



美墳隴在今中牟縣祥符中章聖皇帝西祀汾陰過之  
詔有司封其墓且禁樵采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  
姚元之為法曹管部人部人誣上反狀天后臨朝方樹  
刑威詔公先假風憲然後按詰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  
將貽咎鑊終能犯顏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昕  
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為錄之昕為有功從弟  
其忠厚之性固宜異于他人也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右唐顏喬卿碣在長安世頗罕傳或云其石今亡矣有  
朝士劉繹如者汝陽人家藏漢石刻四百卷以予集錄  
闕此碣也輒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裝標  
因為識之

唐贈太尉李愬碑

考呈  
碑文目錄在一千八百五十五

右唐李愬碑李紆撰歐陽公集古錄云新唐書列傳載  
愬十餘子江澗涵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愬  
子見於碑者十二人未嘗有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  
得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余按  
穆宗實錄載源事首尾甚詳云愬被害源方八歲為賊

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七八年洛陽平父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于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自司農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竟辭不受又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薦源表其事皆同然則史不為無據蓋疑其初名汶後改為源耳又唐人表知撰甘澤謠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圓澤事頗怪誕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唐麻姑仙壇記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

小世亦傳女字解也

絕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于後使覽者詳其真偽焉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右唐涼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歷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唐呂府君勅葬碑



右唐呂府君勅葬碑呂府君者名惠恭僧大濟之父代  
宗朝元載王縉用事宗尚浮圖之法大濟為帝帝常脩功德  
使殿中監故褒贈其父為兗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爵  
賞之濫一至于此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

右唐李峴遺愛頌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為宰相以歿歿  
後縣令蘇端刻此頌馬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琨嗣吳  
王父禕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列傳以  
為恪之孫誤矣

唐宋璟碑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載廣平六子曰昇尚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  
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  
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  
魯公誤書八字為七耳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  
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  
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  
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  
平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愛頌案立頌在廣平  
中時故疏云廣人以臣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傳而碑乃  
當國云云此當去時字



金石錄 卷二十八  
云燕公張說嘗為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為文而未嘗刻石歟

唐宋廣平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未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元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馬元宗納之遂御花萼

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元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元宗深嘉之又曰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庭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舅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歷十一年以三百騎盡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于此俾覽者得詳焉

唐放生池碑陰記

右唐放生池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百官之

多役在傳以行才於之士而  
又不防其所以也傳射等  
三升法其地也之定成之  
非若後世人多缺少老紀未  
一古而名之曰及開漢學使  
作之門此正名未改也  
所以未足據多病也

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  
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  
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  
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謝本無下註同  
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  
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  
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  
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  
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于此焉

### 唐滑臺新驛記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冰篆其陰有銘歐陽公  
云不知作者為誰余嘗考之乃舒元興玉筋篆志後贊  
也其文載于唐文粹及元興集中歐陽公偶未之見爾

###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略以碑  
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為濠陽太守貶符陽郡徵  
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  
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為吏部侍郎而  
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  
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唐杜濟墓誌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公以謂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為真蹟而尚疑此誌何哉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右吳季子墓刻自唐以來相傳為孔子書大歷中蕭定再模而刻之余覽史記家語及秦漢以前諸子凡孔子與學者談議問答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說實寔非出于聖人附託書之者固有之矣况于季子之賢

此碑已入淳化帖且世  
從中多為其佳姑勿問  
其真偽也

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略不見稱于前世至唐而始傳也又碑銘始于東漢孔子時所未有而其字畫乃故為奇怪以欺眩世俗者非孔子書無疑蓋好事者偽為耳故余特為錄之以解來者之惑後有博識之士當以余言為然

唐顏勤禮碑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為基址此碑幾毀而存然已摩去其銘文可惜也

唐顏默殘碑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潁州人家以其石為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回容季見而識其為魯公書因摹本以傳深父為文以記之默仕晉為汝陰太守故大歷中魯公追建此碑于汝陰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驗之為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為賦詩今其石尚藏汶上長文家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于座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唐元結碑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皆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

唐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錄云按唐書

秘府四三夏史所不存故  
未及之書若年已補之  
夫

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有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  
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  
異同至于年壽官爵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為是今考之  
徐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歷間距曲江之卒未  
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  
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為餒殍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  
碑後又載曾孫敷慶元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為有後  
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右唐史繼先墓誌徐浩撰云公諱繼先字繼先夏后氏

之苗裔殷時遷于北土曾祖牟雨可汗祖墨啜可汗諱  
瓌父墨特勒諱逾輪肇歸皇化封右賢王又云繼先元  
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酒泉郡太守河西節度副使  
肅宗初知神武軍事賜姓史氏其後為右神武將軍封  
潁國公卒于建中元年按唐突厥傳載墨啜子孫事甚  
略麤可見者云命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討毗伽可汗  
其歸朝及繼先賜姓等事史皆無之又史云默啜而墓  
誌作墨史墨特勒為左賢王而墓誌作右賢王皆當以  
墓誌為據元和姓纂紀史氏亦不載繼先名姓故詳錄  
之以裨唐史及姓纂之缺漏云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右唐不空碑唐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老  
之徒亦皆享高爵重祿故不空始為特進大鴻臚封肅  
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于此昔舜命  
伯禹作司空與是異矣

以其六門而官以日也  
即乃其佛又為不空  
乃後一也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元撰通微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  
後如竇文場焦奉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為立碑  
通元兄弟于陸贄謗毀詆排無所不至至為朝恩碑則稱  
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唐康日知墓誌

右唐康日知墓誌李紆撰唐書日知傳云祖植開元中  
為左武威大將軍而誌云祖諱石生傳云日知終晉絳  
節度使而誌云卒于左威衛上將軍傳云累加檢校尚  
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而誌云為檢校兵部尚書其卒  
乃贈僕射紆與日知同時人墓誌所書宜得其寔也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右唐辛京杲碑按元和姓纂載辛氏云懷節生言為都  
水使者言生雲京京杲而碑乃言懷節生思廉為左驍  
衛大將軍公即大將軍之愛子金城郡王之從父弟新



金石錄 卷二十一  
史所書亦同金城郡王即雲京也然則姓纂以京杲為言之子雲京之同父弟誤矣

唐茶山詩并詩述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頤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為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恕已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于是止用杞為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于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迫于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于贄則一斤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

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為碑陰述高所歷官甚詳云大歷中從其父贄皇公辟為丹陽令再表為監察御史浙西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為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為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使其貶韶州時實為中丞而其為中丞與湖州刺史傳皆不載今併著之以證唐史之誤

唐崔宗謝廣利方表

金石錄 卷二十八  
右唐崔宗謝廣利方表德宗貞元中自著方書號貞元  
廣利方頌之郡國宗時為同州上表稱謝德宗信任姦  
臣毒流天下而區區欲以醫方救民疾苦可謂婦人之  
仁矣

金石錄卷二十八

金石錄卷第二十九

跋尾十九

唐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目錄

唐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 千六百四十五

唐顏杲卿碑 上下 千六百七十六

唐乘廣禪師碑 千六百七十九

唐般舟和尚碑 目錄

唐韓退之題名 千六百八十八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千六百九十九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千七百九十二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千七百九十五

唐彌陀和尚碑 千七百三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上下千七百四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千七百九

唐劉統軍碑 千七百十七

唐興元節度裴玢碑 千七百廿

唐贈司空于貞碑 千七百廿

唐左常侍薛平碑 千七百四

唐呂元膺碑 千七百四十二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千七百四十三

唐昭義軍節度辛祕碑 千七百四十七

唐黃陵廟碑 千七百五十一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千七百五十二

唐絳守居園池記 千七百六十二

唐柳州井銘 千七百六十四

唐澱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千七百七十

唐西平王李晟碑 千七百六十一

唐烏重諱碑 千七百六十二

唐李祐墓誌 千七百六十九



唐令狐公先廟碑 千八百五

唐殿中侍御史韋翊墓誌 千八百六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案目錄不見

右唐義興縣新脩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于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中邦年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翫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

正補  
金石錄卷二十一  
唐令狐公先廟碑

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况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使王公碑其名已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云贈右僕射傳為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為范陽人非也

唐顏杲卿碑

右唐顏杲卿碑真卿撰元和中舊石刻缺其甥盧佐元

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元宗知之  
 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履謙為常山太守杲  
 卿為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追赴京而以賈深  
 為司馬新史所書亦同蓋舊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  
 懸首于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宗俄見夢  
 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湊以髮至夫人  
 疑之憑牀而哭忽聞聲如鞭牀者髮跳而前案本髮  
謝本無謝夫人方駭信之其事甚怪而舊史不書新史所載  
 亦簡畧杲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  
 語可信不疑故盡錄其事于此

漢書苑  
憑作據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為金石錄頗以唐賢  
 所為碑版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錄才數篇最後得  
 此碑以校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歲久轉  
 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般舟和尚碑案目錄

右唐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  
 亦不甚工今見于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  
 大小不同然筆法絕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  
 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遊者所書耳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學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偽永叔平生為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信此書何邪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為是今畧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父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

左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興而石本作指一矢以興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為已後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類甚衆畧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王適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冰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右唐武就碑就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

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為就子姓纂元和中脩是時元衡為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余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乎當俟別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均撰張弘靖書政和中與柳公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大名尹所毀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載皇祐中王沂公曾之弟子融侍郎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旌賢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額皆歸登書非明皇所題疑子融所上乃明皇書裴光庭碑爾耀卿光庭二碑皆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系表作煥之而碑乃字子煥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碑乃云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碑字畫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本



金石錄 卷二十一  
校之時有異同皆當以碑為是惟叙其世系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為太原晉陽令遂著籍太原之陽曲今此碑乃云考令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既言陽曲之別縣公祖遷則其為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時所立其諸子皆在不應差其世次而錯繆如此莫可曉也

唐興元節度使裴玠碑

右唐裴玠碑晉公裴度撰碑已断裂其姓氏磨滅不可

識云公諱玠字連城以事考之蓋裴玠也玠元和中為興元節度使以疾歸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云五代祖疎勒國王綽武德中來朝授鷹揚大將軍天山郡公因留為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為糾乎疑傳寫誤耳又新舊史皆云綽玠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為正

唐贈司空于夏碑

右唐于夏碑集古錄載夏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躬撰疑夏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錄中偶無之當俟訪求

唐左常侍薛革碑

金石錄 卷二十一  
右唐薛平碑唐史列傳云平父順為奉先尉而此碑及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

唐呂元膺碑

右唐呂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字孟淳新舊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為岳鄂觀察兼中丞爾其卒也舊史云諡曰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為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蓋田弘正之兄融碑也弘正帥魏博詔以融為相

州刺史使之相近唐史稱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聯中融怒退杖之故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其後弘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于軍旅其智畧皆過人如弘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真一代豪傑也碑為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摩滅不可識其筆蹟頗佳

唐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

右唐辛祕碑與新唐史所載事蹟大畧皆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禮科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卒



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謚曰昭而新史云謚曰肅後更謚懿碑不載其謚莫知孰是也

唐黃陵廟碑

右唐黃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摩滅不可讀此本蓋七八十年前舊物字畫完好可寶也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為人妄加讐校而此碑人家尚時有之故訛謬為少然退之自潮移表入為國子祭酒寔三年而碑云三十年蓋書碑者誤爾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辭

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唐絳守居園池記

右唐絳守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為文者雖務為新語然未嘗有意于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為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已此豈作者之體哉

唐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澠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右唐高公德政碑王起撰按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二年以鄆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澠州長慶元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殘缺當為元年蓋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為裴度牙將後至邠寧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摠憑怒憲翹懿聽甚慙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偁偕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

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闕聰摠憑懿四人而聰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案聰已見墓碑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

唐烏重儼碑

右唐烏重允碑新唐史列傳云重允為橫海節度使討王庭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允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允為橫海節度也長慶元年



徒為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改天平軍四年就拜太子太保文宗踐極真拜門下平章事頃之同中書為司徒餘如故蓋重允之罷橫海即移鎮興元未嘗拜太子太保而其為太保實帥天平又其帥興元時未嘗兼宰相至文宗即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錄所書畧同皆可以正新史之失

###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祐列傳云祐為夏綏銀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種未幾轉太子少詹事

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累擢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川節度使下復云歷帥夏綏銀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祐以平蔡功超授左神武將軍從徐州李愬平李師道遷左金吾衛將軍帥綏銀夏遷戶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止此矣蓋未嘗為少詹事帥涇原領劔南節度也不知史何所依據又誌云卒于滄景而傳言終龍武統軍誌云贈司徒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據李愬傳言吳秀琳之降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

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於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為所擒今誌乃言祐潛布款誠于愬且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為解不然妻子之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洎至唐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于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宜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即署為都知兵馬使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盈而碑

本躬作躬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躬躬然如畏徐廣云躬躬謹敬貌也出三倉後人不知躬字所出遂改為躬誤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韋胡墓誌

右唐韋胡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禹錫集本四十卷今亡其十卷墓誌皆缺非獨此一篇也胡有子詢仕為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胡父幼卿而傳作台卿墓誌云胡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皆非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九



金石錄卷第三十

跋尾二十

唐五代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千八百廿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千八百九

唐丞相崔羣碑 千八百廿四

唐何進滔德政碑 千八百四十一

唐李聽碑 二千八百四十六

唐贈太師崔倕碑 千八百五十六

唐相國李涼公碑 千八百七十二

唐牛僧孺碑 千九百七十二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千九百七十七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千九百七十三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千九百七十三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千九百六十五

唐贈司徒薛平碑 千九百六十一

唐起居郎劉君碑 千九百五十三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千九百十五

唐潛溪記 千九百廿一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九百廿五

千字文 千九百廿三

瘞鶴銘 千九百廿二

冬日陪羣公泛舟詩 千九百廿四

唐題阮客舊居詩 千九百四十三

唐遺教經 千九百四十八

唐冰清琴銘 千九百五十一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千九百五十八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千九百六十五

漢重脩高祖廟碑 千九百九十一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千九百九十五



周文宣王廟記 十九百九十六

日本國語 三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苻而碑作苻以姓氏書考之琅邪苻氏出于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苻氏出于有扈之後為啟所滅奔西戎代為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苻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瑤皆封邑于琅邪豈書碑者誤以苻為苻其家出于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于卒伍無他才能其為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芥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羣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斂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為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群碑

右唐崔群碑裴晉公撰劉禹錫書字畫譌闕處多其可考者群為武寧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而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

金石錄 卷三十一  
以碑為正羣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是時皇甫鑄方有寵羣力排其姦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羣而相鑄夫以羣之賢憲宗之明然讒間一入且猶不免自古君臣之際能保終始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跡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摩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嘆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與唐史所載事跡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爾

唐贈太師崔倬碑

右唐崔倬碑據新唐史倬子邠傳云倬位吏部侍郎今以碑考之倬仕至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爾蓋傳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闕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載石所歷官甚畧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充巡邊使又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荆南節



度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餘如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言遷為少師亦不言其為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為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吳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畱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遊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神策軍為大將累遷大將軍拜涇原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為許州牙將從李光顏平蔡及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為正至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史官嘗得此碑以訂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

據傳作七十五是。此本後方  
七為上之。會昌六年。明年。  
即大中元年。是日。六七十  
五。當作七十六。此本後方  
為五。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於會昌六年七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中節度使以疾為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為東都留守數月罷以本官分司而史不載宣宗時為僕射再遷檢

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為正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據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元裕祖名彪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彪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據唐史列傳平為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歷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即位拜檢校司空寶歷元年朝京師



換左僕射兼戶部尚書踰月復為檢校司空節度河中  
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于魏而敬宗時入  
朝所拜官吏亦不載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為金  
吾嘗見二神人自天執節降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  
公俯伏拜受及再為滑臺以為當之矣後為平盧乃驗  
焉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間故陳無  
已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權所書劉君碑  
文字摩滅獨公權姓名三字煥然明白予因求得之碑  
殘闕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嘗  
讀春秋問康佐闔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李訓  
訓遂進剪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病罷為兵部侍郎  
甘露之禍李訓實寔啟之其狂率固有罪然康佐以儒學  
侍講備顧問而喑默不對至辭位而去亦可謂全軀保  
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有

谿谷之勝舊為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治焉唐史宦者傳載宣猷為福建觀察使中官多聞人宣猷每歲時遣吏為上冢當時號為勅使墓古因此除宣城夫疏泉石種樹藝草窮登覽遊觀之勝此山林獨往之士遺世棄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諂諛附會盜竊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陽公集古錄云碑有子五人載戡戡戡戡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

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戡等尚在然則譜與碑文皆不應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為戡墓誌云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戡戡公於次為第二與綱所撰碑正合然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綱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不謬而其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誤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虎字氏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爾其間二十八行字畫不類蓋舊本不完國初時人為補足云



瘞竊銘

右瘞竊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予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案金石文字記云此銘字體與許長史舊館壇碑正同當是梁陶弘景書無疑

冬日陪群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群公泛舟詩在潤州瘞竊銘旁其字畫正同蓋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工曹掾而不見其名詩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唐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莖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于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冰作爾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惟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公為進士時所畜爾

唐冰清琴銘

右唐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於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競碑

右唐王無競碑無競事跡附見唐見陳子昂傳後以碑考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為蘇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為中書舍人卒傳言坐與張易之等交往貶而碑云兩張弄權九有蕩析公黜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競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洸為買石立碑去無競之沒

已遠事得於傳聞未足盡信也無競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任為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于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漢重脩高祖廟碑

右漢重脩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故正字陳無已為余言豐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



八分書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於次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石磬銘徐鍇撰并小篆書鍇與其兄鉉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於圍城中鉉隨後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皆得為王臣者誤矣

周文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恕為漢湘陰公從事周祖徵為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司

戶太宗朝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為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泃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也或云此碑在汝州界中

日本國誌

右日本國誌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於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誌錄于通譜之末然不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金石錄卷三十

金石錄後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錄  
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十卷  
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  
竹素紙札轉相騰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  
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騰寫摹印  
其為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  
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夷遷則遁離失  
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扶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讐校之  
士抱槩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



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天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邵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佻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所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亦豈專以為玩哉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稽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跋序

王播不與元載同甘而多取書畫者乃王涯也  
文極滿深出塵絕  
字字人字字國中  
乃有此等字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鍾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興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信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寔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



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  
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  
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  
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  
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  
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邪留  
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  
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  
事鉛槧每獲一書卽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  
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

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  
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  
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  
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  
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櫛簿甲乙置書  
冊如要講讀卽請鑰上簿闕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指  
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慘  
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竹無明珠翡翠  
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利闕本不  
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

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  
內載蔡春志惠帖後跋云此帖奉氏子售之京師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共之喪予家所資蕩盡  
遺餘者妻獨携此而逃未幾江外之盜再掠鎮江此帖初存於其神工妙翰有物獲持  
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右待制趙明誠字汝甫題跋真蹟

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  
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  
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  
其必不為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  
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  
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  
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  
海連艦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  
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  
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  
侯起復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  
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關上殿  
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  
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  
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  
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  
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  
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疴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  
但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疴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  
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琴藥瘡且

金石錄 卷第 雅雨堂



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  
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屨之意葬畢  
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其渡時猶有書  
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  
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  
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  
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  
散為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  
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器鬲十數事  
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

少狂稍也

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遠任勅局刪定官遂  
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刻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

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

庚戌<sup>庚戌</sup>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sup>紹興</sup>辛亥春三月復赴

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

視侯便攜去其寔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

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

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

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刻後官軍收叛卒取

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

金石錄

後序

四

雅雨堂

六矣惟有書畫墨硯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畫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如也邪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較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

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

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間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

據此則易安卒之歲  
矣尚存餘節

題



趙德父所著金石錄鈔板於龍舒郡齋久矣尚多  
脫誤茲幸假守獲觀其所親鈔于邦人張懷祖知  
縣既得郡文學山陰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  
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  
安之志云開禧改元上巳日浚儀趙不譚師厚父

金石錄余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壬辰冬始遇此善本於  
京師如獲寶玉然鈔畢略觀一度其於集古錄正誤最  
多誠亦精審也已雖然自昔著書家几塵風葉之喻前  
後彼此蓋恒有之不足怪也吾安得歐陽裴集古錄目  
洪丞相漢隸釋等書悉集於此而又有閒暇工夫稍盡  
心焉亦平生之一適也漫筆之以竣

○  
成化九年二月朔旦吳郡葉仲盛甫志

此書在後園十餘次而得  
諸家書身其人而至此者  
其善者必多而稍連其書  
往往有方如往後其書之功  
甘於克其取之微也

此本真從葉書鈔錄者其脫誤至少丙戌冬日又得  
陸勅先以錢罄室手鈔本校勘者粗校後二十卷一  
過亦以意改正數字庶乎為善本矣何焯記

甘於克其取之微也

金石錄 卷序  
康熙乙丑葉文莊公元本亦歸余家余之貧儉雖過  
于德夫少時獨此書庶無遺憾云重陽後三日焯又記  
庚寅夏日無事偶取第十四卷至二十六卷前三碑其  
說載于隸釋者互勘今改正數十字隸釋乃盛仲友  
從吾宗柘湖孔目所傳出吳文定公家亦為善書常  
熟錢楚殷以贈余者也 焯又記

附錄謝刻本卷首序二篇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信而好古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以  
言行為古人之寶跡聞見為進德之  
入門先後相傳非此莫繇知其得失是  
非之所存考証無資依據失實皆足以  
病學而喪德故古人難之關疑關殆慎  
言慎行非苟而已也余以癸未被召入京檢拾  
闕園藏書尚三萬卷金石所刻亦不下數千  
卷先是人家有石刻必購而求之有一宋樓書必  
求而得之寓京師十年每朔望必借錢爭  
購相載而歸日以為常故于十三經廿三史  
九流秦碑漢篆古文奇字凡舊榻墨蹟粉本  
大內所藏圖書無不闡入吾園荷而秦晉  
冠亂親此簡帙重大度閱煩多相對惋惜  
常有依依不能自保之意每家書歸必叮  
囑書藏緘滕局籍無日忘之甲申京師亂  
而予之藏書十去其四矣乙酉家移徙  
靡常予又播遷在外不暇顧其舊愛  
而予之藏書十去其六七矣丙午兩年予  
歸自京師收拾餘燼補葺殘缺使家  
大族為兵所掠者盡以重價購之未幾  
復完至戊子江右大亂而予之藏書遂無一

金石錄跋 附鈔謝本跋序二篇

三代以還器物碑碣款識銘記與夫高文典冊之鴻篇  
斷簡殘畫之遺跡從無輯而成書者有之自歐陽文忠  
公集古錄始趙德父做而為金石錄中所收羅廣至二  
千一一手為題跋是正譌謬信而有徵余少見文忠公  
德父與李易安所為序心甚愛之每以不得覩其全書  
為恨甲申秋從家大人入都訪求二書有人云近有二  
書合刻者為一嗜古薦紳購去余為惋怗累日後家大  
人覓得一抄本余授官淮揚乃攜之而南重加繕寫付  
諸剞劂與海內博洽好古者共之昔人謂任官之所令



存者今年來淮復購遺書感黃石也  
憶甲申七月今旬農字羅謝公余與  
余會于長春寺中老成者舊指不多屈  
連彙升朝后先追隨相得甚歡別去無  
幾時而公即良行來通判淮安避逆舟  
中觀其氣格道上眼眼欲度驛驢前  
矣隨出其家藏金石錄問序于余  
因憶前所藏取于遠不能忘  
也披卷而玩之乃趙德甫公集古  
錄其書之所自來乃本歐陽  
錄廣而成書以傳之者也其書上自三代下訖  
隋唐季子自京師遠遯居南唐舍顏著  
書以宋古文奇字篆隸行草鐘鼎數  
碑記銘詩歌賦頌序諸老子之書無不  
單備凡字卷德甫論之詳矣其意原非徒為  
玩好欲補詩書所未備大史之所未詳非  
褒貶咸歸于實善惡美刺無改其真且  
以識夫歲月日時朝代變革官爵世先後之  
確然不易者知是而志誠可嘉也其書誠  
足傳也余既未獲守其先緒亡其故物而又  
感夫良行之能世其家學以大著夫司農之德  
業于無窮能不樂而為之序序曰河圖洛  
書其藏則之天地者也卦畫文象其辭繫  
之義教文周孔道詩書禮樂其義載之  
三代者也春秋筆之孔子者也六經尚矣  
廿史皆史官之筆者也然皆由文字之靈倉  
史之傳昔者伏羲氏之天下也仰以觀象于

天俯以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畫八卦道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河圖洛書  
其本也爰象其枝也點畫其原頭也不  
有圖書何由而有點畫不有點畫何由  
而有文象事從其朔物者乎初故史之  
不能不本乎經經之不能不從夫圖書文  
字之所自來也至夫善惡以人而或淫亂  
訛以時而或失歲月以久而或忘官爵朝  
而或差地里以遠而或謬世族以遠而或亂  
傳萬以多而或訛非有所依不可執以  
為定非有所據不可傳以為真何也史  
牒者後人之筆也當其時之耳目詞  
淫則溢美溢惡人無從辨事近則懼疑  
傳信皆實諸見故曰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之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而不惑皆  
原于本諸身微諸庶民非微也  
敢以為然也容生也晚既不獲  
典農虞夏之世又不獲登天仲尼子輿  
之堂情情無知悠悠度日費數十載之  
辛勤幸而聚書教萬卷藏諸數十帙物自  
以為可以保而忘老全一旦化為寒煙蕩焉  
冷風予能無感于茲刻乎德甫為東  
武人良行亦東武人得而刻之歐公  
為江右人予亦江右人得而序之亦千秋  
良遇也盛事皆不可以不載之當陽革

金石錄後序  
人寓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刻是書計字酬直一出日用  
節省常俸絲毫不敢累及梓人即有以此為余罪過者  
亦甘心任之矣順治庚寅陽邱謝世筆識

### 金石錄後序

金石錄宋趙德父所著原本於歐陽文忠公集古錄益  
廣羅而確核之蓋竭一生之心力而成是書德父自為  
序德父沒而其室李易安又序其後中間叙述購求之  
殷收蓄之富與夫勘校之精勤即流離患難尤携以遠  
行斤斤愛護不少置深惋惜於後來之散失余初得易  
安序讀之嘉其夫婦同心篤于嗜古訪求其全書未得  
也後余季弟季弘于里中舊家市得刻本以遺余余亟  
取卒業考訂精詳品隲嚴正往往于殘碑斷簡之中指  
摘其生平隱慝足以誅奸諛于既往垂炯戒于將來不特



盛衰存亡離合之大變能無悲歎唏噓  
于此際乎良行其速竣剖剔以無忘算公與  
余老而嗜學好古一段誠款之美意可耳順  
治庚寅臘月初三日李明睿序于淮安舟  
次

趙德甫博雅名士其精心妙鑿畢殫是  
書小可給虛虛譚大可資據史籍宜之功  
過越廬陵遠矣歲紀遼闊書言湮沒  
不傳好事者傷之庚寅使復余奉  
開命算舟淮浦與端察良行謝公拉  
買物而南時方暑曠乾牽乾不得  
前水程百里歷一旬許而郵載未報  
雲如赤鳥夾日以飛容心既莫可深雪  
公乃慨出是書云得于秘閣所鈔摺與  
開快觀觀心目并追當其鈎新撰微創  
獲未有如升穆廟嚴朝手法物而辨其  
款識如披荒榛敗梗遇田竭躡碑而搜  
釋其詞文瞬息之間坐撫十牘于後雖  
勤不知漁釋何所因謀受梓廣布區  
中公之功于天水抑猶天水之功于廬陵  
也嗟乎滄田屢易而未喪者風華文  
獻將淪而可久者金石錄今溯昔事  
事可懷即如晉代衣冠吳宮花草  
烟遊及飛何閱憑吊而騷人墨卿

猶或低回感慕情見乎辭况乎  
不朽鉅業卓有維繫者乎五代  
以前既經德甫所從事茲不贅論  
斷自北宋以下明季以上其間精鏘  
所鑄貞珉所勒海內外大言言  
無慮有千萬本顧于諺有之雖有書  
卷不如田宅雖有吟讀不如飲食專  
已保殘斯已而已近則十步之內香草  
可尋遠而萬波之中明珠可市怒  
如調飢皇如惟恐失之者誰人哉誰  
人哉公腹經肉語既集惠車勒架之  
成又庭誥疊傳

國書踵賜加以宦遊方盛人間海岳  
將必有轍跡馬願公綜數萬有  
無為靈威丈人所匿一舒地之大  
文達雖不敏猶能執役于書倉墨  
莊林牛馬走也順治庚寅中秋  
前二日治通家盟弟晉陵馮  
達道拜手題

金石之董狐實文苑之春秋也恨脫落數葉欲刻之資  
考古者之一助未能也歲甲申應

召入都遍語燕市之收藏古書者最後得一抄本于計  
曹張主政會箕兒出倅淮陰乃授之以去越兩載箕兒  
據以繕梓寄一帙于京邸時余已罷官解維潞河矣携  
抵里門見其中多錯誤有題跋此碑而半入他碑者甚  
且有題跋一碑而分載兩處者爰取舊本參閱改政寄  
箕兒另為補刻乃殺青甫竣而箕兒以簿書勞瘁一疾  
長逝矣冬仲黎東與其旅櫬同歸余見輒掩袂而泣未  
忍啟麓旋思箕兒出常俸罄囊裝以刻是書人雖亡而

書尚存庶幾藉是書以存姓名于後世遂披淚重閱復  
更其數訛字謾書數語以識其始末如此至集古錄去  
夏箕兒亦寄一抄本來求余校正與此書并刻余以病  
未果且無別本足正魚豕姑俟異日以了箕兒生前未  
竟之志易安為余邑人李格非文叔之女云順治癸巳  
春仲陽邱謝啟光題

辛卯春就刻本影抄此本皆已毀借汪氏表枏樓而藏舊抄本是朱  
竹垞先生手校者志用墨筆筆過錄於此本原中是先生入翰林之明年  
中有一處疑非先生手筆輒記其原云此條疑是另人之筆然通前  
後觀之始知是先生手筆也按則亦先生筆矣蓋彼時猶未有刻  
本故其筆重如此六月廿五日連雨暫止滄蒸轉甚是日勉姜星  
六楊鈍夫姚雪門三君晚飯亭午獲未齋南軒窓下記方綱  
七月一日又以孫北海萬卷樓藏謝刻一校一面蓋謝本猶不及刻  
也星日大雨後楊拙甚



乾隆丙申三月八日於寶善亭以惠氏紅豆山房校本范氏天一閣舊抄本與陸井林學士新得蕭抄本凡三本同校是三本者惠氏本陸井林本皆用義  
謝刻本校一遍占余不抄此處刻本凡校過六本以盧本為優云是日歸札于詩境小軒丁香花下釋石閣學廬銅舍人未編詩

金  
德序



